

孟子杂记

孟子要

略五卷

光緒辛卯三

餘冲堂藏板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棻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

金氏於人皆有
不忍草云要

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
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

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

某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
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
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
取掇零拾墜遂復故初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
有人焉蒐得

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

來者無窮必不能爲者朱子之書固羅以彌遺
恨者是吾某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道
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曾國藩敘

孟子要略卷一

湖北叢書用湖南曾氏本

漢陽劉傳瑩輯

國藩謹按此卷言人性本善
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
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
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集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于此而詳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國藩謹

按朱子編次要略一書于每卷之首章必有數語發明大指今其說不可得聞然如此章集注之說則要略之所以託始于此者亦差可窺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爲義也

集注云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

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錄云文公因沈憫之問自謂注中因何解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考證云履祥按注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注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錄之說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

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金氏曰此章要略注

尙是舊說國藩謹按此要略注之舊說今不可謂恐卽無受爾汝之實一節金氏所謂舊說作誠實解者也故備錄集注語錄及金氏之說於右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

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

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

張氏曰異於二字疑
衍李氏曰或有闕文

白馬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
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
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麴
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
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
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
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
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
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
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
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
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
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